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審查

社會問題叢書

無產政黨與勞動組合

麻生久 著
阮叔清 譯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
社會問題叢書

無產政黨與勞動組合



麻生久著

阮叔清譯

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社會問題叢書

無產政黨與勞動組合

麻生久著 阮叔清譯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發行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一弄

太平洋印刷公司代印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再版

定價大洋二角

郵寄費六分

無產政黨與勞動組合目錄

- 一 資本主義社會之經濟組織與政治之相關性
- 二 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之相關性
- 三 作爲鬥爭手段的勞動組合和無產政黨之分野
- 四 作爲鬥爭手段的勞動組合和無產政黨之相關性

五 勞動組合之中立主義

無產政黨與勞動組合

一 資本主義社會之經濟組織與政治之

相關性

現在之勞動者，如果多少知道一點勞動運動之大概，就沒有不曉得：那些把他們作爲工資奴隸去搾取他們之利益的工場和鑛山，換句話說，那資本家的經濟組織，決不是與今日之政治毫無關係的，決不是不受政治之保護的。

罷！

一般的現代經濟組織與政治兩者間複雜錯綜的關係姑且不說；祇講到勞動者階級直接與資本家相對立的工場鑛山，就可真確底看出有怎樣密切的關係。

第一先就雇傭之點看。資本家雇傭勞動者，是有着種絕對權的。法律既承認所有權之絕對性，而且這法律是政治之最要真確的一個表現，那末，建築在這所有權上的經濟組織，也自然會無論如何都想成爲絕對的東西。沒有財產的勞動者，不能因現在飢餓之故，去強迫資本家雇傭

他們，而且在最近的時候，資本家階級，爲着更確實底保護所有權即私有財產權，制定了治安維持法；如果有對於這所有權即私有財產權不懷好意的人，他們便會以苛酷的牢獄相報答。所以爲今日資本家的經濟組織之基礎的私有財產制度，經過政治之手中而成爲一個法律表現出來，而來維持保護他。

第二，再就資本家與勞動者間所發生的單純的勞動爭議中，也可以看出與政治極露骨的關聯來。比方那日本已經廢止了的治安警察法十七條，到底是一個甚麼法律

呢？那就是於資本家勞動者行經濟鬥爭時最露骨底壓迫勞動者保護資本家的法律。這個法律，把勞動爭議那件事之本身，看做一種犯罪。這個法律還未廢止的時候，勞動者沒有公然對於資本家行勞動爭議的權利。極端底說起來，如果不覺悟到刑法上之犧牲，就是僅僅一個勞動爭議都是不能行的。實在，因為有了這個法律，日本勞動運動之發達，在長時間之內被他阻礙了，且費了殘酷的牢獄之犧牲。而且這個法律，事實上對於勞動者之組織勞動組合也加了許多妨害。所以撤廢治安警察法十七條之呼聲，在長年

日月之間，成了做勞動運動的人們之切實要求。

勞動爭議的時候，壓迫勞動者方面而保護資本家方面的法律，不單祇治安警察法的十七條。對於成爲民衆運動的這個勞動運動，治安警察法的全部，明明白白是一個阻礙。而且一般刑法中所規定的騷擾罪，最近好像變成了取締勞動爭議的專門法律。勞動爭議，本是必然少不了示威運動的；可是當這種時候，這法律便毫不客氣的去適用，盡那破壞爭議的職分。在這不滿十年之間，勞動者於爭議時被處以騷擾罪而投入牢獄的，實在不是少數；這法律是

怎樣露骨底保護資本家，也就可以知道了。

如上所說，祇就現在表面之簡單現象去觀察，也就可以知道。今日的資本家經濟組織，不是單純由他自身獨立存在的，他背後還肩負着政治的權力，依着那政治的權力之保護而維持他之存在而活動着。資本家經管工場和礦山的時候，表面一看，好像是獨立存在的樣子，然而這都是一種皮相之見；其實，必須有政治的權力由法律上去保證他之存在，他纔能殷存在的。資本家本位的法律之保證，是資本家本位的政治之一個表現；如果沒有這個保證，資本

家是不能存在的。工場和鑛山，是資本家搾取勞動者之利益的直接舞臺，他們出來經營這工場鑛山，而使他們能穀維持，能穀發展，能穀實行他們之搾取的，都不外乎因爲今日之法律認真底保證他們，把那些反抗他們的人們用法律之強制力拉進牢獄裏去了的緣故。

這就是我們所以叫今日之政治爲資本家本位的政治，叫今日之法律爲資本家本位的法律的緣故。經濟組織與政治兩者，是這樣有着密切相關的關係的東西。

以上把今日資本家的社會中間之經濟組織與政治

兩者之關係，從事實上真確底指點出來了；而馬克思按着他之唯物辯證法，更進一層，對於那一般的而且是根本的經濟組織與政治兩者之關係，加以像下面所述的說明：

「人類，在他們之生活之社會的生產上，是入乎一定的、必然的、離他們之意志而獨立的關係的，換句話說是入乎與他們之物質的生產力之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的。這些生產關係之總和，形成社會之經濟的構造；而這社會之經濟的構造，是法制上和政治上之上層建築所依據而樹立的，和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

態所適合的、真實的基礎。物質的生活之生產方法，爲一般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過程之條件。』

馬克思以此說明經濟組織與政治兩者間之相關性之必然性，而指出兩者之關係爲基礎與立於基礎上的上層建築間之關係；至於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關係，則謂立於甲種基礎上的上層建築，也必然是甲種的。具體的說，爲基礎的經濟組織如果是資本主義的，那上層建築也就是資本主義的。這種說明，明明白白與事實相符合，這是我們所不能不承認的。

封建的經濟組織，就產出封建的政治而與之相伴隨，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就產出資本主義的組織而與之相伴隨。今日之政治爲資本主義的政治，這不能不說是當然的事情了。

然則在今日的社會，一般底觀察這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和他之政治時，到底有怎樣一個相關的關係呢？

第一，爲着資本主義擡起頭來，那政治的權力，必然歸於資本家階級的掌中了；在初期的時候，這資本主義之政治的權力與舊的政治的權力即封建的政治的權力相鬥

爭而驅逐他，因此而促進了舊經濟組織即封建的經濟組織之沒落；而積極的更由政治上助長了，並確立了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完成。

第二，到了資本主義這樣成熟確立了之後，勞動階級必然與之相伴而擡起頭來，因此惹起激烈的階級鬥爭，而資本主義乃漸入於衰退期了；可是一旦到了這個時候，資本主義就拿出所把持的政治的權力與這擡頭起來了的勞動階級之政治的權力相鬥，驅使他之政治的權力，去妨礙這新起的經濟組織即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之長成，去

防衛那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崩潰。

至於今日資產階級政治家與資本家之關係，我可用一個很恰當的比喻，把他表現出來。他們的關係，好比那住在菜蔬等的裏頭把葉子吃枯的蚜蟲與馬蟻兩者之關係一樣。這蚜蟲自己非常懶惰微弱，不能與敵作戰。而且武器也是沒有的。但是他雖說沒有銳利的武器，而卻能從屁股上放出一種甜蜜。蚜蟲所住的地方，必定有馬蟻跟着；馬蟻一面吸取蚜蟲屁股裏放出來的甜蜜，一面就對於攻擊蚜蟲的敵人盡力死戰以保護蚜蟲。蚜蟲沒有馬蟻之保護，是

不能安安全全過生活的。

今日資本家與政治家兩者間之關係之某一方面，不是彷彿和這蚜蟲與馬蟻間之關係相同嗎？資本家各人有各人所豢養的資產階級政治家。一等的大資本家，更各人有各人所豢養的政黨。資本家把他們屁股裏落下來的黃金的甜蜜給到這些政治家們。政治家們，在議會中拼命的制作保護資本家的法律，以報答那個甜蜜。我們，由最近的政界中，所看出適合這個譬喻的事實，實在很多咧。